

苔花黃

焚

蘆

集新文散代現

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

一九三七，一，一付排
一九三七，三，一初版

——二〇〇〇

每冊三角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No. 475

著作人 蘆

發行人 余

印刷所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發行所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

上海北四川路

八百五十一號

序

我是從鄉下來的人，說來可憐，除却一點泥土氣息，帶到身邊的真亦可謂空空如也。假如世界不妨比作曠野，人生也好算作路，那麼，我正是帶着這樣一顆空空的心，在芸芸衆生的路上慢慢走着的人。這中間，有時望望道旁，有時聽聽天籟，有時又歇腳在路畔的石上，瞅一瞅過往行人，想一想同伴和非同伴，也想一想自己。自然，有時少不得也遭逢着小小的悲劇，說起悲劇，文明過火了的世間也真有那麼多，縱然舞台上的喜劇也能，不也大抵以揭示了愚蠢或呈現出含淚的笑容收梢的嗎。然而這些都不算什麼，因為人是還

要活下去，且在走着路。

在人生的路上，我偶爾也捉住一些零碎的幻象和見聞，記了下來，但只是出自隨隨便便，並非真的忍不住了才寫的，故無甚可述。其實，活在我們這一代的人還有什麼是不能忍受的呢？

雖是隨隨便便，數年來也積下一些——可說是散文的罷，現在略加整理，除去一部分將收到別處，一部分被淘汰，一部分找不到下落者外，都編在這里，分爲三輯；但是也勉強得很，第二輯就是一片野草。此外是第三輯，當初寫的時候，預計尙不止此，後來因爲生活上的一點變化，中途擱了筆，過後便再也沒有繼續下去的興趣。實際縱全部寫出也很無味的。

文壇也有如花壇，因爲上面時常生出「奇芭」和「異草」而我寫的

——猶其這里所收，却是壇下的東西，是野生植物；假如也好比做花，那便是既不美觀，也無大用的黃花苔。黃花苔就是蒲公英，是我們鄉下的名目，據說也是地丁的一種，不大清楚。但爲這集散文命名的時候，我不取馳名海內的蒲公英，也不取較爲新鮮悅目的地丁，取的却是不爲世人所知的「黃花苔」。原因是：我是從鄉下來的人，而黃花苔乃暗暗的開，暗暗的敗，然後又暗暗的腐爛，不爲世人聞問的花。自然，也未嘗不想取一個漂亮點的名目，仿照我們鄉下的辦法冲一冲喜的，但我想，那運氣大約依舊未必會好，結果也許將要更壞，倒不如這樣來得老實。這算序。

蘆焚一九三六，十二，廿一日。

目次

序.....	一
父親的酒瓶.....	一
這世界.....	一二
勞生之舟.....	二〇
鼠.....	三〇
娜拉的下落.....	四一
索龍.....	五四

目次

谷之夜·····	六六
失樂園·····	七八
落荒·····	八六
夜·····	九二
蛙鳴·····	九七
孟蘭夜·····	一〇一
風鈴·····	一〇五
魚雁·····	一〇七
孩子的心·····	一一一
鄉路·····	一一五

目 次

轎車	一二〇
山店	一二五
過嶺	一二〇
夜間	一二五
切餘	一三八
假巡案	一四四
風土膏	一五一

父親的酒瓶

看看牆根下幾株孤單的小草已經萎黃，再不像夏天有伸懶腰的意思，人卻逢着了伸懶腰的時候。灰澹的天空，四陲緊緊的罩住，給人一種不快。天氣雖還不到怎樣冷，但冬天終歸要來的。如果是冬天，風雪的敲打，精神上也許會感到清爽；偏祇有這種天氣，所至散佈着乏味和無聊。近日無端骨節酸軟，我清楚這不是病，而只是一時的疲憊。

這種憊，要是普通的症候，即無須乎多費心機，只消一個丹方——把覺睡他一通也就完了；偏生是生活的現象，弄得人沒有辦法。無意間問起一個

學醫的人，他的答案是——麥精魚肝油，強身健腦汁，兜安氏紅色補丸，記也記不得那麼多，總之是不下數十種的一料洋藥，而那結論又是——「都不見得有甚麼效驗。」這方面既知道是無望了，便率性加倍的多吃烟。多吃菸更壞；自己雖明知道更壞，卻不願活活的煎熬，因此又暗暗的想，『總之是要壞的，不過是遲早的差異。』如此設想之下，也就釋然。

覺得無聊，連書也懶得去看的時候，幾個人談天未嘗不是消磨時間的良劑；無如一談起話來，反感到吵雜和不安，很容易發脾氣。發脾氣是要開罪人的，要不得，於是就打定主意：少和人見面。且又顧忌到闖禍，竟連鬧熱的所在也都不敢走動起來。獨自坐到絕了人烟的家里，除了自己，是再也沒有人氣；既不致傷害着別人，也不被攪擾，很是冷清，應該諸事平安。但無端又覺到

被遺棄的寂寞，結果還是要動氣，向誰呢，身邊既又無人，除了自己，那多半是對物。可是停了一刻，靜心一想，發見了自己的獸氣，歸根也還是發脾氣。逢着這樣的絕路，無論怎樣的妙法，是覺得全都無望了，最後只好等待剛滿三週歲的侄兒漣來救我。他會看眼色，會說動聽的話，還很會玩。總之，是乖乖的孩子。當他拿着唯一的玩意——一只小球，仰着頭立到面前的時候，便帶來一點人生的光和暖意。

『府府，喔哩啦！光光，里看（叔叔，我來啦！光光，你看！）』

剛剃過頭，他是這樣得意，打他一個脆，便哈哈的笑起來。

『喔，喔，搖里Y，』他難以成語的說，『啊媽戲啊，啊活哩。（我，我找你玩，俺媽說做活哩。）』

『小鳳兒哩』

『咻鳳甫幾道；媽戲戲——撻差哩啊。（小鳳？不知道；媽說，說——打

她。）

『那麼，你爸爸呢？』

『怕，怕，怕甫甫體喔，差差Ka shue（爸，爸爸不理我，他，他看書。）』

談了一陣，就開始玩拍球，摸瞎（捉迷藏）他還會逼肖的裝扮老人……他拍手，跳着笑，嘴快樂的叫。直到我們都有了倦意，他噓一口氣，臉蛋漠然的，是他嚷着要回家的時候了；於是無端的寂寞又兜上頭來，心里不禁悚然。

按平日的經驗，吃過酒是可以得到睡眠的。酒本來已是一年多不曾接近，既有如此的效能，也不妨就破破戒。很容易的就記起掛在牀架上的酒瓶，

無意間曾經碰着，也還嘩啦啦的响，想必是幾時留下，忘記了喝。爬上牀去，將酒瓶取下來，卽又轉去找茶杯。

『牙牙的啊，牙牙的——府府。（爺爺的啊，爺爺的——叔叔。）』鏈不知道爲着什麼大聲的嚷着。

『什麼呀，哎！』茶杯找着了，我有些愕然。

『牙牙的，』他指着酒瓶。『看，拉系牙牙的。（那是爺爺的）』
孩子的爲什麼大驚小怪，我恍然大悟。

酒瓶並非什麼貴重之物，磁既非細貨，也不是什麼古董，只是那麼烏溜溜的，大可以盛一斤酒的東西；上肩有三個鼻，一只小鰻子的模樣，憑心而論，也還只是一個平常的瓶罷了。這瓶雖也頗有點年紀，卻不大惹人注意。對於

它的歷史也不甚清楚，想來也見過一些人間喜喪風雲的罷。

父親不是善於飲酒的人，酒量同祖父的相差不遠。聽別人說，他青年時期並非這樣不行，是和平常的一般，能飲六兩，甚而至于半斤。但到我們會吃酒的時候，反而不如我們，他只能喝那麼大的幾杯，且不常接近。然而這只是多年前的話；近年來因為不在家鄉，雖時有信札往還，但也不過潦潦數筆，故對於他的景況不甚清楚。據家里人說，因為家運的不幸和身邊無人，父親常常感到寂寞和悲哀。那麼，是因此漸漸和酒結緣的罷。

據我所知，父親下酒的菜蔬也不大講求，大抵一樣或兩樣，如自己家中所有的糖蒜，菲花，醬豆之類，冬天多是五香花生仁或鹹兔肉。這時，我猜想，借着偶爾的機會，湊得過父親那面去，竟與勃勃的報到一聲：

『牙牙，喔哩啦』

『來啦嗎，好，好的。』

父親這樣應着，一邊撫摸着那小腦袋，一邊呷酒，盤算着日裏的事，而心卻坐上火車，到了北京，或在遊歷荒山大川。殆咕啷一杯酒下肚之後，他板了板那生着像西風勁草似的鬍子的脣，輕輕嘆一聲氣，然後剝食着花生仁。漣仰着臉，玫瑰色的小手扒住低矮的桌沿，嘴裏津津的响着。

『牙牙，拉係喜八（爺爺，那是什麼）』

『酒。喝嗎』隨後父親又喃喃自語道：『唔，喝不得。』

但他已明白孩子垂涎着什麼，即撮給幾個花生仁或撕一片兔肉。

『牙牙，拉係喜八？』在那小腦袋里，「酒」這東西似乎太古怪，古怪到

不好記憶。

『酒。』

『Cho』孩子思索了一下，很認真的說，『Cho Cho 哈乞蜜（註）哈乞（酒。酒好吃，蜜好吃）』

『唔，都好。』

父親是獨自飲着苦杯，因為受不住騷擾的苦，帶着他孩童的天性，寬大的愛心，美麗的幻想，也帶着他正義感的莊嚴，寂寞和悲哀，默默的死去了的。『喔乞蜜，不乞Cho，辣辣。』漣撇了撇嘴唇。

說着拄一根柴棒當做拐杖，裝扮作老人，連他也無限寂寞似的走掉了。目送着那孤單單的幼小的背影，想起父親的，死給予這小靈魂的印象：我時

常見他獨自在大路旁，用浮土堆成坟墓，有時是玩的正好，會忽然「呀呀，呀呀」噉噉的哭起來。假如父親還在，秋後的河水已經淺下去，這時我們正該捉魚，河床里將依舊呼喊着他快樂的叫聲的罷。

『拿大的呀，拿大的呀！』

數年前，也正是秋間，父親高高的捲起袴角，立在水里，一面向堰外潑水，一面是這樣銳着嗓子嚷的。但一看見旁邊出了漏洞，即忙塞上一把泥，還低聲說：

『喔，喔，我入娘，這里跑水哩！』

那模樣，完全像一個孩子。他一直保有着天真的風彩。

在黃昏，那大半是到田野上走走，一面散步，一面談論着政治，做人，莊稼。